



乡情如歌

蔡多文 / 著

CAIDUOWEN ZHU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JIEFANGJUNWENYICHUBANSHE

乡情如歌

蔡多文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情如歌/蔡多文著.-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033-1650-0

I. 乡… II. 蔡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1760 号

书 名: 乡情如歌

作 者: 蔡多文

责任编辑: 王 瑛

封面设计: 赵光明

责任校对: 董 玲 祁 东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http: //www.jfjwyph.com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84 千字

印 张: 12.75

插 页: 1

印 数: 1—11000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650-0/I·1317

定 价: 23.8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作者小传

蔡多文，1951年12月出生，湖南常德人。1969年12月入伍，历任战士、排长、指导员、干事、教导员、大队政委、师政治部主任、师政委，现任驻香港部队副政委，少将军衔。曾参加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战，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祖国、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庄严历史时刻。著有《逆境中的人生之路》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），《掩卷遐思》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《游目抒怀》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在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各类作品数百篇，并多次在军内外获奖。

谨以此书献给——

我的父母亲

以及养育我的故乡

和在生活、事业上关心支持我的亲朋

好友们

目 录

自 序/1
家 谱/5
同春,我的故乡/12
我的母亲/17
永远活着的父亲/26
蓖麻的梦想/31
母亲的纺车/36
放风筝/40
故乡的炊烟/44
母亲的糠糊糊/48
养桑蚕/51
还金砖的故事/55
嫂 子/59
采湘莲/63
孩提时代的战争/67

目 录

- 怀想清明/73
心中的小河/77
剥辣椒/81
弹棉花/85
秋 香/88
清香的蒿子/93
难舍小人书/97
难忘老街/101
母亲煎的黄花鱼/105
补 锅/108
捡稻穗/111
美丽的金医生/116
柳树上的鸟巢/119
牛背上的遐思/122
心中秋月/125
送鸡汤/129
酸甜的柚子/133
乡村婚礼/137
抓 药/141
我的启蒙老师/147
吉祥的燕子/151

捕捉萤火虫/155

耍狮子/159

泥泞的小路/165

打白糖/170

沅水船夫号子/173

第一次进城/176

姐夫爱打牌/180

马齿苋/184

油灯的记忆/187

抓 鱼/191

买年画/196

浓浓腊月情/200

过 年/205

磨豆腐/210

拜 年/214

我的第一笔买卖/218

五 婶/222

童年穿的布鞋/225

堆雪人/228

老家的坛子菜/232

家乡姑娘好哭嫁/235

目

录

- 割牛草/239
潘书记/243
插子 春子 风车/247
捉蜻蜓/252
草 鞋/255
怀念彩虹/259
红鸡蛋报喜/263
姐姐出嫁/266
老鞋匠/271
古 钟/274
抓黄鳝/277
粽子飘香/281
算 命/285
亲爷取火的变迁/289
磨刀人的印象/293
蒲扇有风/297
夏夜纳凉听渔鼓/300
遥远的蛙声/305
锅巴粥/309
犁与耙/313
宰年猪/317



梦想当铁匠/321
油纸伞/325
家乡的土戏/329
姑妈家的沙枣甜/332
夜守瓜园/336
水 车/339
远逝的磨声/343
洞庭英雄杨么/347
烤红薯/351
货 郎/354
暖烘烘的火塘/357
踩高跷/361
难忘三棒鼓/364
冬天的红花草/368
扁担的记忆/372
打陀螺/376
乡村皮影戏/379
我见到了毛主席/382
测绘队/388
后 记/394

自序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。故乡之于我们每个人，就像母亲之于游子。这种用情感凝结的文化脐带与生命永远无法割断。

我们每个人对于故乡的亲情，往往与时空成反比。离开故乡的时间越长，与故乡的距离越远，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就越深沉、越浓烈。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

转眼间，我离开故乡已三十多个春秋了。三十多年来，许多往事都已成为过眼烟云，但悠悠的乡情却在我心中一直不曾褪色。

对于乡情，我有一种深切而且可以说是执著的理解。首先，乡情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依恋，是人世间的一种不了情。祖屋里年迈的父母，村头那座古塔，村前那棵柏树，村后那条小河，乡间的每一间草房，村子周



围黑油油的千顷良田，乃至曾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件平凡而琐碎的事情，多年来总是频频在我头脑中浮现，每每令我魂牵梦绕。多少个不眠的夜晚，我遥望着星空，回忆起故乡与往事，慢慢地，军营里的景物便与乡情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融入那浓浓的夜色之中。多年来，我甚至在平日里非常渴望能经常听到乡音，因为乡音中也蕴含着乡情。

其次，乡情是异地游子感情寄托的港湾，它能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。每当我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人情世故，心中便会酿起春水般的温梦。走近乡情，像寒冬中走进了温室，像酷暑中走进了浓阴，留下的永远是不会消失的愉悦和永恒不变的甘美。沉醉在乡情之中，我便会感到这个世界是那样的美好，是那样的温暖和安宁。此时，任何苦闷、任何烦恼、任何孤独和惆怅，都会随风而去。

再次，乡情是一种能源，是一种力量的支点，它能苏醒心灵，催人奋进，激励人向着人生理想的巅峰不懈地攀登。一位哲人说过：“乡情能够产生一种无穷的力量，可以使失望产生希望，可以使绝望产生新的寄托。”乡情能给人自信，能给人坚实，能给

人勇敢。每当我遇到困难、遭受挫折时，便会想起参军前那感人的一幕：全村人冒着风雪敲锣打鼓地为我送行，父老乡亲翻来覆去地嘱咐，亲朋好友一遍又遍地叮咛，亲人的泪水中饱含着深情的祝愿与希冀……乡情的力量是伟大的，它是一种不能用公式去推算，不能用逻辑去推理，甚至不能用道理去解释的特殊的情感。

再有，乡情是一种存在，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体验。乡情犹如一杯陈年佳酿，越品越清香；乡情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，越看越迷人；乡情犹如一本百看不厌的教科书，越读越有味道。打开乡情这部尘封的日记，人生的痛苦便会得到缓解，人生的希望便会不再虚无，人生的幸福便会变得更加浓郁。乡情深深地融在异域游子的生命之中，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化，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转移，不会因为生活中的任何变化而更改。甚至当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乡情也会依然存在，因为它在人生中留下的是永恒的轨迹。

乡情是蔓，乡情是根。在乡情这块田园里，有许多事情值得描述回味，尤其是故乡传统深厚的历史文化，包括秀美的山川景

观、民俗风情，更是值得追踪览胜。为表达对家乡的热爱，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这本《乡情如歌》的书，书中的文章虽然写的都是一些平凡小事，但它是我一种难以弥散的情愫，是我心中一首永远难忘的歌。今天将它出版，为的是献给养育我的故乡，献给哺育我的父老乡亲，献给我的亲朋好友。

2002 年 10 月于香港

家 谱

离开家乡久了，常会在梦中思念她。

那种思念，似流淌的歌声，在心头萦绕出令人魂牵梦绕的旋律。

因为部队工作繁忙，自己平日里倒是无暇细细品味如歌的乡情。直到今年春节，侄子从湖南老家来，带给我一本家谱，才使我仿佛重又看到了故乡清亮的溪水，听到了故乡醉人的山歌，闻到了故乡青草的芬芳。

是啊，这本纸页早已发黄的家谱，像一条跨越时空的桥梁，让我在瞬间里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了往昔——母亲在四十多年前给我讲家谱的一幕，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。乡村里没有什么娱乐，小伙伴们有时候就玩“打仗”的游戏，谁打赢了谁可以当上“解放军”。这种游戏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，似乎也太缺乏吸引力了。但在那时，这种游戏却





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占据着神圣的位置。别说是当上了“解放军”，要是能看到解放军的帽徽，那时也足以让我们激动上两三天。

那一次我得了感冒，所以在玩“打仗”的游戏时吃了“败仗”，没有当上“解放军”，回到家里就闷闷不乐，到了半夜竟发起烧来。

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母亲整夜守候在我的床边，一边给我讲故事，一边用湿毛巾给我擦去额头上的虚汗。母亲在那个晚上讲的故事，我已记不大清了，只有她讲的我们家族的历史，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

母亲告诉我，人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有了一次失败就垂头丧气，失去信心。接着，她拿出一本发黄的家谱，给我讲起了我们家族的历史。母亲告诉我，树木能够成长，是因为它们都有根；河流能够川流不息，是因为它们都有源头。同样，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起源。我们蔡姓起源于商、周时代。周武王当年分封诸侯，将上蔡这个地方分封给了他的五弟叔度。叔度有个儿子叫做仲，被人称为仲侯。仲侯就指国为姓，从此便有了蔡姓。母亲告诉我，中国好大好大，有许多个省。我们这一支蔡氏的祖先就曾在甘肃、陕



西、河南、江西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南等广袤的大地上迁徙，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。母亲告诉我，我们这一支的蔡氏家族在辗转迁徙的历史中创造过辉煌的业绩，曾是一个名门旺族。从秦至汉，从汉至南北朝，家族的先人们相继任过丞相、中大夫、谏议大夫、都督、司徒、吏部尚书、太常傅等职务。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秦朝，家族中就有淑公、泽公两位先人，曾相继为相。儿时的我还不知道“丞相”是多大的官，只记得母亲那时指着